



丑货其实一点也不丑

肖金洲

丑货是三步村人。市里开展精准扶贫工作，派我到三步村任第一书记。这天，我去贫困户走访，途经村卫生室时，碰到一位特殊的病人，衣着不整，蜷缩着身子，躺在靠椅上，在那里“嘿哟嗨哟”地哼着，手里还捏着一扎彩票，显得十分惬意的样子。胡医生对我说，这个人叫丑货。

丑货姓张，是个将近五十岁的老光棍，身为农民，却不种地，靠捉虾摸鱼为生，关键是，他喜欢买彩票。按说买彩票不是坏事，但他是那种为买彩票吐荷包的人，存不住钱，日子过得穷困潦倒。前一天，我去过他家里，恰巧他不在家。看他住的那个老式砖木结构的平房，房顶到处都是窟窿，大的地方有一簸箕大，床的上方用塑料布幔着，才有一块不漏雨的地方。唉！当时的情景让我心生叹息：原来农村还有如此贫苦的人家！我筹划了几乎一整夜，想着该怎么着手改变丑货的贫穷面貌。

“丑货，这是上级派到我们村扶贫的肖书记。”胡医生介绍道。丑货停止了哼叽，扭过头来看了我一眼，“噢，肖书记呀，您好您好！”丑货挂着吊瓶，蹒跚着仰起上身，他把彩票揣进兜里，然后伸长胳膊，与我握手，黑黑的脸上泛起笑，满是褶子，像一朵开得灿烂的野菊。“怎么搞病了？”我捏住丑货的手。“咳咳，没事，小毛病。”丑货笑答。我坐下来，询问了丑货的基本情况。农村人实在，他说的情况大致与我了解的差不多。

“想要脱贫，还是要脚踏实地才行，买彩票只能怡情，可是指望一夜暴富，用乡亲们的话来说，那是要过错年的。”我开诚布公地说出了我的看法。

“本来贫困得要死，又把彩票一买，当然穷得只剩命了。”胡医生一边给别的病人换吊瓶，一边对我说，“像昨天，地笼里收到的虾，起码要卖两三百块，可回到家，虾没了，钱也没了，全部换成了彩票。”

“嘿嘿，谁说不是呢。我买彩票，也是想靠它来改变现状，如果运气好，中个大奖，我的梦想就能实现了。”丑货的眼睛泛着兴奋的光，像真中奖了一样。

“你有什么梦想？”我坐下来。“嘿嘿，我要中了大奖，房子一修，妻子一娶，孩子一生，这辈子就不用愁了。”丑货的眼光，咄咄逼人，“还有，我中奖有钱了，就购买一些健身器材放在我们三步村的村部，村民就可以来这里锻炼身体。”

“你这是做春秋大梦！”卫生室里有人讥笑丑货。

“嘿嘿，有梦也是好事啊，如果不做梦，怎么知道梦是不是能够成真？就算不中奖，我的钱又没有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，变成

了体彩公益金。我们穷鬼，大事做不了，努力做点小事，为体育事业作点贡献也未尝不可嘛。”丑货带着吊儿郎当的神色，不紧不慢地说。

“听你说话，还是个蛮有思想的人。”我首先给他肯定，接着指点道，“人混到这个田地，应该认真反思如何改变现状。”

“嘿嘿……”丑货讪笑一声，眼里闪过一缕无奈。

丑货挂完吊瓶，已是中午，我邀他去村附近的小酒馆吃饭，他也不客气，随着我去了。我俩要了几个小菜，开了一瓶二锅头，边喝边聊开了。

我从他的名字问起：“你怎么叫丑货？”

感叹道，“人活到这个田地，已经没有什么动力了。”

“怎么没有动力？你把自己拾掇干净，把房子修好，再找个人搭伴过日子，让大家对你刮目相看，这就是动力。”我义正辞严地驳斥道，接着使出激将法，“你这么穷，拖了三步村后腿，晓不晓得？政府现在大力开展脱贫工作，你是不积极配合，不脱贫致富，不仅在给政府抹黑，更让我这个书记回不了城，只能住在村里，专门对你进行脱贫攻坚！”

“真的么？”丑货显然被我的话唬住了，很是惶然，“还有这样的事？”

“当然。”我严肃地说，“你一个人不脱贫，会影响全村甚至全

镇。”

“彩票还可以买，只能小买怡情，至少做到‘三个不影响’。”当了一辈子干部，我聊天也免不了官腔，“不影响生产，不影响生活，不影响脱贫致富。”

“听您的！”丑货直点头。

很快，我为丑货落实了鳊鱼养殖的渔塘，办好了扶贫贷款。我们俩几乎每天见面，商讨、谋划鳊鱼养殖的问题。接触一段时间后，我越发觉得丑货其实很耐看，他只是因为没勤洗澡勤换衣服，加上贫穷，没有斗志，人显得没有精气神儿，所以才让人感到邋里邋遢丑几叭叭的。

为了防止丑货乱来，我对他实行了“经济封锁”，随我下村扶贫的小关，掌管起给丑货发放的

提亲了。

期间，我回了一趟市里，向市体育局向局长求助，为村里争取回了一套体育健身设施，实现了他的梦想。丑货特高兴，每天都会到器材上玩耍一会。

一年以后，市里的检查组来三步村开展脱贫工作验收，找了丑货，他领着检查组看了他的新房，参观了他的养鳊鱼塘和小龙虾养殖点。最后，他高兴地跟检查组的同志说，他现在每年的收入不下于十万。

我有幸被评为全市“先进扶贫干部”。

丑货骑着三轮车，哼着歌曲，晃悠悠地过来，我叫住他，看到他三轮车箱里放着鱼篓，知



“嘿嘿。”他又亮了一下他招牌式的憨笑，惬意地咪了一口酒，打开了话匣子：

丑货是他的小名。那个年代的父母，信奉名贱好养的说法，大多给孩子取名狗娃、丑货之类。其实那个时候，丑货不仅不丑，还有一副好嗓子。他特别喜欢唱歌，年轻时还参加过青歌大赛，进入省赛时被刷了下来，与他热恋两年的女友离开了他。之后，父母又先后去世。遭受这接二连三的打击后，他迷上了彩票，久之成瘾，一有钱就去买彩票，又没干啥正事，逐渐便沦落成了贫困户。

“你还年轻，可不能这么混下去。”我劝道。

“肖书记您也知道，上坡路不好走。我都浪荡了半辈子，就这样活一天算两个半天，多好！”丑鬼

镇的脱贫摘帽。”

丑货从我的话中听出了分量，他思考片刻，嗫嚅道，“肖书记，我不知道从哪着手。”

看到他有了口气了，我立马建议，“你把村后那块荷塘承包下来，正好发挥你的特长，搞黄鳝养殖。”

丑货瘪嘴道：“那个投入多大，我哪来那么多钱？”

“资金不用发愁，我跟你找贷款。”我立刻给他鼓励。

“行！政府这么帮咱，咱肯定全力配合，就算不为自己，为了咱三步村的集体荣誉，咱也该洗心革面、痛改前非、力争上游！”丑鬼还蛮有文化的，一口气蹦了好多成语出来。

我端起酒杯与他相碰，两人一饮而尽。

那笔扶贫贷款以及所有开支，凡是生产所需，小关就会陪丑货一起去购买，钱不落丑货之手。有时叫小关给他几元钱，小打小闹地买点彩票。我当然知道，坚持买点彩票，既是在买一分希望，也是在守一个梦想，更是在等一片期许。尤其像他这样的人，需要这份精神寄托。

丑货并不是一个懒惰的人，在我给他请来的养鳊师傅的指导下，他把鳊鱼池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同时，他还挺有心机的，在一条失去排灌作用的水渠里，养起了小龙虾。加上平常下河捉点泥鳅、钓点王八去菜市场售卖，荷包逐渐鼓起来，人也变得精神，村里的人不再叫他丑货，而是叫他老张，或者张师傅。更让人欣喜的是，他的房屋改造后，竟然有人上门跟他

道他又去菜场卖过鱼了。一瞥眼，发现他兜里露出一张彩票，我笑着问，“怎么还在买彩票？”“嘿嘿，人要懂得感恩图报。在我最穷困、最无助的时刻，只有体彩是我唯一的念想，给我活下来的希望。再说，我的梦没有完全实现，老婆还没娶呢。国家的福，咱可不能白享，现在买一点彩票，一来试试运气，二嘛作作贡献，投入数量不多，收获幸福不少。”久在江湖漂的人，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，我挂在嘴边，准备说给他的“三个不影响”的忠告，已显多余，终没出口。

“我和我的祖国，一刻也不能分割……”丑货告辞，骑着他的三轮车去池塘，放开嗓子唱起来。他的嗓音浑厚，带着磁性，分外好听。原来，丑货不丑啊！